



榴 红

燕子调歌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7.7

短篇小说集

I247.7
518
3

燕子啁啾

榴 红



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成都

A 868962

责任编辑：李定周

封面设计：杨守年

第 二 册 1 号

燕 子 啊 啾

榴 红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5 5/8插页5 字数103千
1981年10月第一版 1981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5,600 册

书号：10118·474 定价：0.50 元

出 版 说 明

这个集子收入作者榴红同志的短篇小说十篇。作品曾先后在刊物上发表过。其中《燕子啁啾》、《向婆婆》、《沿着宽阔的大街》和《樊阿炳买奶山羊》等篇受到不少读者的称道。这次汇集成册时，作者对所收作品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润色。

榴红同志的作品，构思巧妙，表现了广阔的农村生活，塑造了各式各样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。语言朴实无华，清新活泼，或叙事，或写景，或抒情，都表现了作者特有的艺术风格。

目 录

燕子啁啾.....	1
向婆婆.....	17
新校长.....	32
沿着宽阔的大街.....	44
隆隆的拖拉机声.....	62
寻牛记.....	85
夏天的第一场暴风雨.....	93
火塘边上.....	111
阿松哥回来了.....	119
樊阿炳买奶山羊.....	137

燕子啁啾

长了一脸串脸胡的老秦，正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在吃早饭。他胡子巴沙，本来才三十六七，却显得已经四十好几了。没有女人的日子真够艰难啊，尤其是在农村。桌子上几乎没有一样菜，只孤零零地摆着一小碗泡海椒，还是女人在家的时候泡的了，又咸又辣。八岁的女儿还勉强尝一点，五岁的小儿子则根本连盯都不盯，只是赌气地唏唏呼呼喝他的稀饭。

夜来春雨发了，窸窸窣窣，足足下了大半夜，直到天亮时分第一班汽车从河那边开过去以后才慢慢驻了脚。

老秦原是公社建筑队的三级砖工，几个月以前，因为孩子无人照顾，才暂时离开建筑队，回来在生产队做活路。他身材不高，长得结结实实，只是比起原来，瘦得多了。自从女人出走以后，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秋天，又整整一个冬天。就是现

在，在他心里，也还不见一丝儿春天的影子来到。仿佛他那一身多少有点邈邈的棉袄是永远也不打算脱掉的了。他无比悔恨、内疚，深心里充满了自责之情。因而，对孩子也就尽力要表示出一种特别的温存。但是这种温存，却往往以一种笨手笨脚的方式表现出来，不是力不从心，就是适得其反。比方有时给小儿子穿鞋，也竟然整得大哭大叫，如果有人从门外走过，一定以为是赤脚医生在给孩子打青霉素。

这一家三口，默默地吃着早饭，谁也不说话。小儿子是因为没有菜，在赌气；正读一年级的女儿是因为开学报名，只有书费钱，没有学费钱，一早起来向大人要，三级砖工却回答说，请老师缓两天，因此也在赌气。

即使女人不在，平素间吃饭，也还不是这样，连声气颠颠都没有。特别是不懂事的小儿子，是一个极活泼、极淘气的小家伙，要他停停当当、悄悄密密地坐上半分钟，也是无法办到的事情。姐弟俩在一起，两只小嘴巴加起来，更是说不完的话。

但是今天，悄没声了。

他多么希望发生一件什么事情，比方谁家的孩子来串门，以便使一双儿女忘掉心中的不快，打破眼下这难堪的沉默。

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来推门，然而这样的转机却来了。

他看见小儿子突然抬起头来，眼睛里射出快活的光。口里喊着：“听！啥子在叫？”

孩子们好象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器官，他们会在突然之间感觉到大人们毫无感觉的东西。这时，他才仿佛听见有一种来回盘旋的“叽 睢——叽 睢——”的叫声，从大门里的屋梁上传来。小儿子早已丢了碗筷，梭下板凳，跑到虚掩着的大门边去了。只见他仰着小脑袋，快活地喊着：

“燕子！爸爸！燕子又回来了！”

一年级女学生也端着饭碗站在弟弟身边喊叫：

“是的！燕子！爸爸！燕子又回来了！”

三级砖工也激动起来，忙忙慌慌地喊道：

“不要吼！快过来！它们是来选地方筑窝的，你一吼，他们就不来了。”

女儿和儿子都轻手轻脚地走回来。那样子实在叫人好笑。但是他笑不起来，他心里突然响起另一种声音：“燕子去了，又回来了。可是人去了，就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
这一家人又继续吃饭，两个孩子都小心地偏着头，一直注视着大门边，连碗筷也不敢弄出点声音来。

然而两只燕子盘旋了一阵之后，啁啾着，从天井里飞走了。

“爸爸，我们把他吓跑了么？”小儿子悲哀地问。

“它们还会来的。”三级砖工心神不定地回答，心里仍然想着他那曾经是百依百顺的女人和她的出走。

“它们一会儿就来么？”儿子继续问。

“它们回去商量去了。”女儿一本正经地回答他。

“它们商量了，还会来么？”小弟弟开始了他的没完没了的问题。

就在这姐弟俩继续问答下去的时候，三级砖工的心却早已回到去年秋天，甚至更早的时候去了。

老秦的女人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性子最好的女人。也许正是因为女人的性情太好了，所以他在家里从来就多少有点豪强霸道的味道。难怪有人说，是女人把他惯的。论砖工技术，他在建筑队里是数得出来的。也舍得干。可是回到家里，他却横草不拿，竖草不拈。好象他在外面受了累了，回来就该享享清福。茶要人泡，水要人端，甚至连挑水、种自留地这些按规矩是男人家的活路，他也让女人一齐做了。他在家里唯一的事情，也是他最大的乐趣便是

逗娃娃耍。但要是娃娃的裤带松了，或是鞋扣脱了，只要女人在场，他也要支嘴说：“喊你妈！”总之，正如有人所说：老秦在屋里，当家人的资格是拿够了的。

女人对此，却毫无怨言。

因而，他便可以在外面乱吹牛皮，说他在家里如何威风，女人又如何怕他。每当有人在工地上数说家务事的劳累时，他便竭尽挖苦之能事，嘲笑别人：“枉自把男人变了！”他甚至介绍经验说：“管婆娘，没得巧，头一顿，要打好。”倒好象他真那样干过似的。

然而实际上，在他们婚后十来年当中，他们从来没有吵过嘴，更不要说打架了。当然，没有吵嘴，主要是因为女人从来不顶嘴，只要一看见男人稍微红了脸，她便嫣然一笑，走开了。没有打架，也是因为女人本来就没有什么短处可以让他伸出一个指头来。所以邻居们常说：老秦的女人，普天下都难找。他自己也因此感到十分得意。

“千错万错就错在我自己不知足。”他在心里不止一次这样责怪自己。早先，哪怕他伙同三朋四友，经常在外面喝酒、打平伙，月底关饷，有时就剩不了几个钱回家，女人也从来不发一句怨言。靠着养鸡、喂兔子，家里的开支也就应付过去了。但

是，他却得寸进尺，从喝酒、打平伙，一直到开始赌钱，他那些形影不离的酒肉朋友，又成了牌桌上的难兄难弟。他们先是打扑克，后来打长牌。先是小赌，后来大赌。起初他瞒着女人，说是活路紧，在工地上打夜班。到月底他又说：这个月活路少，拿不到几个工钱。

后来有一天，吃过晚饭，他正在逗孩子，女人见他心情很好，便委婉地说：

“我听人家讲，你在老童家里打了牌，是真的？”

他开初眼光有点躲闪，后来干脆说：

“打过。打耍的。”

“有人还说你输了六十多块钱。”女人更加放低了声音说。她尽力要装出一种不很在意的样子，好象六十多块钱是一笔小数字；实际上她的心都为此发痛了。要知道，她常常为了筹措一两块钱的开支，半夜半夜地睡不着觉。

“你爱听那些人瞎说！”他用一句话搪塞过去，继续逗他的孩子。这就表示，不让女人再往下问。女人的确也就没有再问。

隔不多久，他的一个徒弟回来帮他拿什么工具，他女人喊住那徒弟说：“文培，问你一句话，你不要给你师傅讲，我听说他这接连三个晚上都在

彭施工家里打牌，有这个事么？”

小伙子不敢回答说没有，匆匆点了点头，仓仓惶惶地走了。

事后，徒弟劝他说：“师傅，你就少打几回牌，多拿几个钱回去。我看师娘一个人带两个娃娃，实在也苦啊。”

他立即追问：“你师娘喊你来劝我了？”

小伙子毫无准备，慌乱地点了点头。继而一想，不妥，立即又改口说：“没有没有，是我自己想到的。”

这天他因为输了钱，正在气头上，当晚回到家里，便红眉毛绿眼睛地对他女人说：

“男人家的事情，你少管些！到处去败坏我的名声，我不晓得对你有啥子好处！”说完，不等回答，嘭一声把门拉上，走了。夜饭也没有吃。吓得两个孩子睁大了眼睛望着妈妈，大人孩子的眼里都包着一包眼泪，只差没有哭出声来。

即使这样，女人还是忍了。

过后，他也多少有点觉得自己不对，心想：等赢一点钱回来就不再赌了。但是，到赢回来时，他又觉得自己手气来了，便接二连三地赌下去，直到输得更惨。当然，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件事情，也还不至于闹到眼前这个地步。

那是一天晚上，因为小儿子得肺炎，在公社卫生院住了十几天医院，第二天要出院，女人想尽了一切办法，最后不得已到工地上问他要钱。守工地的老头对她说：在上场口吴组长家里吃饭。她于是赶到吴家，经过一段曲曲折折的巷道，推门进去一看：围着一张桌子，两盏昏黄的煤油灯，照着四个男人正在烟雾缭绕中打长牌，坐上首的是老秦，面前摆了一大堆票子和镍币，显然是个赢家。老秦的左首是同一个生产队的老姜。第一次身临其境，她心里隐隐发痛，但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不让在场的人看出来。老秦倒是洒洒脱脱，如数给了钱。回到街上，事有凑巧，正碰见老姜的女人也在寻她男人，好象有什么急事，她便顺便告诉她：

“在上场口吴组长家里打牌。”她想，即使她不说，守工地的老头也会说出来的。

然而老姜的女人却没有直接到姓吴的家里去，她气急败坏地搬来了公社党委书记和公社武装部长。她自己却没有露面。

就这样，事情闹大了。

建筑队支部书记在公社党委会上作了检讨，老秦和他的几个牌友也在班组上言不由衷地认了错。正所谓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几乎是一夜之间，就真真假假地传开了：“老秦的女人亲自去

报的。公社龙书记、陈部长带了二十几个民兵，全副武装，到现场去抓赌，一家伙冲进去，喊了声：

‘人动钱不动！’四个人都钻到桌子底下，吓得打抖。然后五花大绑送到公社。当天晚上老秦赢了一百好几呢，这才叫痛得木啊！”所有这一切，可以说全公社都知道了，就只把老秦的女人一人蒙在鼓里。

第二天晚上，老秦回到家里，女人出来给他开门。他劈脸就是一耳光，把她手里的灯都打到地上去了。这一天一夜所受的委屈、责难、嘲笑，都发泄在这一巴掌上了。他是那样用力，血马上就从女人嘴巴里流出来。

黑暗中，女人带着哭声问：“你这是为了啥？”一边去摸灯。

“你给老子还装疯迷窍！”他大声吼道，气愤得连眼睛都发痛了。他用电筒射着他女人那含泪的眼睛和带血的嘴巴，一脚把那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踩了个粉碎。

女儿惊醒了，在床上怯生生地喊：“妈！”小儿子哭起来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为了不让女儿看见，她用衣襟悄悄地把嘴角上的血擦了。

他却接过来骂道：“还妈呢！你妈的个×，跑

到公社去告老子打牌，安心整老子去劳改，你好去偷人！”他一口一个老子，由着自己的性子往下骂。

女人明白了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没有申辩，说了句：“未必你自己打牌还对了。”

这一说不打紧，换来的是一掌，一脚，和一句咒骂：“你给老子还嘴硬！”这个从来百依百顺的女人又倒到地上去了。

儿女都光着脚从床上跑下来，哭喊着，在黑暗中摸索，寻找他们的母亲。

这时的老秦，完全象鬼迷住了。他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一手抓住儿子，一脚挡开女儿，用电筒照着大门，对他女人说：“你给老子滚！我看不得你那个鬼样子！”

他没有料到，女人站起来，望了一眼女儿，伤心地说：

“那我把小的带走。”

“妈妈，我也要跟你走。”大的哭着喊道。

“妈妈！”小的象小鸡一样在老秦手里挣扎，喊叫。

“不准哭！”老秦吼了一声，“哪个哭我打死哪一个！”

女儿吓得发颤，儿子吓得抖气，都不敢再发出

声音来。

“娃娃你一个也带不走！”他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妈妈，我要跟你去。”一年级女学生含着眼泪，简直是带着黄继光、董存瑞那样的勇气，才说出这样一句话来。

“你只要走一步，我就打断你的脚杆！”老秦把电筒光射到女儿身上去了。

“你不要吓娃娃，我自己走。”女人央求道。就在突然爆发出来的孩子的哭声中，她走出门去，消失在黑暗里了。

这一去，就没有再回来。

起初，老秦知道，她住在娘家。他还傻痴痴地等着她回来给他认错。后来突然听说，她离开娘家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她这一走，便把他心中的一线希望，连同曾经有过的幸福、温暖、家庭乐趣、夫妻恩爱、多少年心满意足的日子，一齐都带走了。有人说，经常生病的人不怕病，经常吵架的家庭不怕吵；唯独那从不害病的人、从不吵架的人家，一害病，一吵架，就彻底垮台，一发而不可收。老秦的家正是这样。

然而他知道，事情本来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。如果他不打牌，或者打了牌以后认错，不错怪他的女人……也就决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。

年终分配的时候，他生平第一次倒找钱了。从来不死猪的，也死猪了。过年时候，别人家里不是自己杀年猪，就是几十斤几十斤猪肉往家里割。而他，却只有五斤猪肉过年。队里开会让大家订出工计划、发展家庭副业计划，一句话，劳动致富的计划，他一句腔也开不起。生产队里做不完的活路，回到家里那无穷无尽的家务事，人哭、猪叫，都使他想起他的女人。他这才体会到，她原先是多么劳累。

他深深地后悔了。世界上的事情为什么这样残忍啊，一直要等到你完全失去了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你失去的东西是多么宝贵，足让你悔恨到死。

他到丈母娘那里下好话，求她老人家把女儿叫回来。丈母娘却黑着脸对他说：

“我没有来问你要人，你倒问我要起人来了！”

他把孩子送到丈母娘那里，也往往是：要不了几天，那素来疼爱外孙的丈母娘又无情地把孩子送回来了。

他想起他女人有个姐姐在东北，当初曾经竭力反对过他们的婚姻，因为她一心要把她妹妹介绍给她们那里一个“各方面条件都很好”的技术工人，为此，他一直不愿和她们通信来往。以至多年以